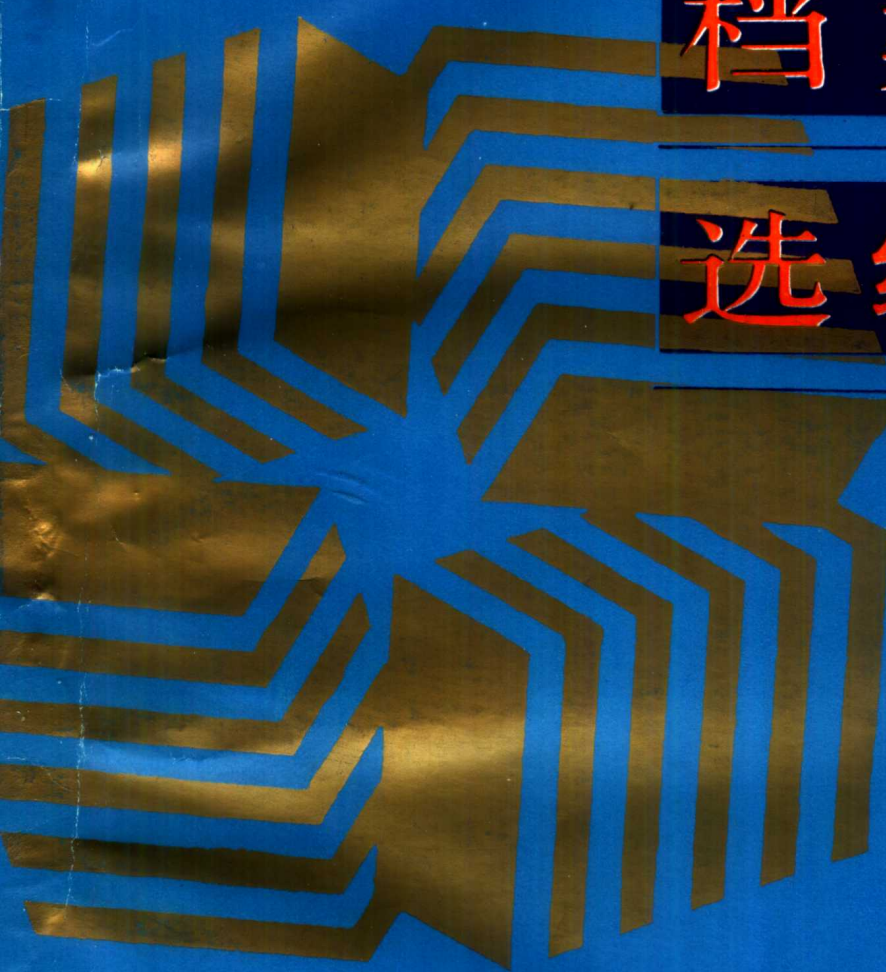


近代康区

档案资料

选编

- 
- 四川省档案馆 编
 - 四川大学出版社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民族研究所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慧宇

封面设计：蒋仲文

题 字：罗通达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民族研究所 合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29.75 字数60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614-0335-6/G·30 定价：9.50元

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四川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民委、省档案局有关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谨致诚挚谢意！

编辑说明

一、本选编选自馆藏档案与资料，分类分项，按其文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无具文时间者用发文时间，加*标明；原件无时间与编者判定考订时间，加注说明。

二、档案标题使用简单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或一件一题，或一组一题。

三、档案中的繁体字改用简化字，古字改用今字，异体字改用现在通行的正体字。

四、档案由编者标点分段，并略加注释。删节部分用〈略〉、〈上略〉、〈中略〉和〈下略〉表示。原件错字、漏字改补在〔〕号里，残缺或字迹不清的字用□号代替，△号为文件原有符号。

五、本书顾问：罗通达、扎西泽仁、杨岭多吉、扎舍、土登尼玛、李荣忠。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冉光荣、刘君、李绍明、曲珍、陈叔乾、陈新福、周锡银、韩兴邦。主编：冉光荣、刘君、周锡银。

目 录

(一) 设治与政务	(1)
一、尹昌衡入藏与川边镇抚使的设置.....	(1)
二、川边镇守使时期.....	(10)
三、西康特区时期.....	(27)
四、西康建省.....	(50)
1. 建省筹备.....	(50)
2. 疆域划分.....	(56)
3. 绰斯甲划隶西康.....	(63)
4. 西康省政府成立.....	(69)
(二) 赋税征收	(79)
一、田赋及其它杂税.....	(79)
1. 法规.....	(79)
2. 各县征收数额.....	(92)
二、契税.....	(113)
1. 征收训令.....	(113)
2. 各县呈文.....	(116)
三、军粮.....	(125)
四、牧业、牲税.....	(131)
1. 畜牧业概况.....	(131)
2. 牲税征收.....	(140)
五、催征与阻征.....	(156)
(三) 户口与乌拉差役	(171)
一、户口统计.....	(171)
二、力役——乌拉.....	(194)
1. 川边镇守使时期.....	(194)
2. 二十四军统治时期.....	(198)
3. 大白事件时期.....	(203)
4. 西康建委会时期.....	(210)
5. 西康省政府时期.....	(214)

(四) 商业、工交	(219)
一、商业、金融	(219)
1. 商业贸易	(219)
2. 茶业	(242)
3. 锅庄	(258)
4. 金融物价	(283)
二、交通邮电	(290)
1. 台站与公路	(290)
2. 邮电通讯	(301)
三、金厂、金课	(308)
(五) 寺院与土司	(322)
一、喇嘛寺院	(322)
1. 寺院概况	(322)
2. 寺院纷争	(345)
二、土司、头人	(355)
1. 土司、头人与纷争	(355)
2. 木里土司	(379)
3. 禁止畜养“小娃”	(383)
(六) 文教、社团	(388)
一、文化教育	(388)
二、社团组织	(405)
(七) 康藏关系	(414)
一、1918年康藏冲突	(414)
二、大白事件	(428)
三、1932年巴安事件	(456)
四、甘孜事件	(460)

(一) 设 治 与 政 务

一、尹昌衡入藏与川边镇抚使的设置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尹昌衡等电

万火急。北京大总统、参议院、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钧鉴：

藏卫为中国西南屏蔽，反正后番人携贰，警报时闻，迭经电传在案。蒙并藏，同告警，影响全局。川省虽疮痍未复，财力薄弱，然已经编成之军队，亦因藏事未定，不便建议裁撤，亟宜乘此机会，先往戡定。昌衡带兵入藏，经处议决，不日督率西征。惟出关一切昂贵，军饷较内地加多。粮米因雅州采取，运至察木多，每石系二百余斤，需运费银二十五六两。合计原有边军四千余人，及陆续所派各标兵额在一万数千人，每月额派全支，约计三十余万两，为数甚巨。川省屡变之后，公私匱竭，远道馈粮，深恐饷源难继。昌衡、培爵，与财政司、军政两界职员，再三研究，设法罗掘，川省每月仅能担任十余万两，不敷甚巨。应恳大总统念及边藏关系大局，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此项军饷，以期士饱马腾，不致中途哗变，俾昌衡得以服勤士卒，一致进行。本军先遣队已到打箭炉，续派一支队准于本月十六日出发，由雅州等处取道巴塘、里塘、察木多相继前进，一切详情计划，随时报告。所有川省领兵入藏需饷甚巨，请电令各省分担情形，理合电请查核示遵。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叩。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尹昌衡张培爵电

北京袁大总统、陆军部、鄂黎副总统、宁黄留守、各省都督均鉴：

敝军规划进藏情形，曾于蒸日电陈大略。惟边藏数千里，地广人稀，转饷进兵，本属困难。自番众叛变，将旧日供给拉萨牲畜，尽行撤匿，粮台驿站，均应新修。而枪械军衣营帐药品，一切攻守行山应具之物，无不由关内输往，比来尽行赶备。惟有先锋支队，今日已由朱标长敦五率领出发，其余营伍，仍急筹备出发，定期再当电告。谨闻。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叩。谏印

一九一二年改划察木多附近分设府治

(1) 八月二十六日四川筹边处总理黄煦昌呈

窃体国经野，王政所先，拓土殖民，欧美是尚，中外古今，其揆一也。溯自西藏隶我中华垂数百年，满清时代弗求建设，徒事羁縻，致使外人生心，藏番怀贰。迨至末叶，忧持之

士，频建谗言，始设重臣，讲求边务，其端初到，旋即复亡。民国光复，五族一体，我川上下锐意经营，都督西征，德威远播，乘此声威，力谋展拓，率服遐荒，固不难耳。惟查川藏唇齿相依，从前勘定疆界，自打箭炉起至巴塘以西察木多以东之宁静山止，竖立界碑，山以东属川境，山以西属藏地。曩岁总理躬往关外调查四川，首建议于清政府，始将察木多全境划归川省管辖，于是我川疆域远及于察属之恩达，即今改流之昌都、察雅、宁静、察隅等府厅州县是也。然自恩达迤西而硕般多而拉里而江达，袤延千数百里，北连青海、蒙古，南达英属阿萨密等处，地非瓯脱，悉属要区。值此外患内忧迫于眉睫，若不急起直追，早为勘定，何以固我川之藩篱，杜外人之窥伺？此总理夙夜焦思，有不能已于言者，敬为我都督视缕陈之。

查硕般多距恩达四百七十里，北通蒙古三十九族，南达王布、波密二土司，壤当冲要，人烟稠密，僧俗杂居，民情悍野。其疆域东至洛隆宗、摆扯塘界，西至阿南多界，南至洛隆宗界，北至达隆宗界。又查拉里距硕般多七百九十五里，居达隆宗之西北，实察木多与西藏中通之咽喉，林拉一山为哈喇乌苏大道，直通青海，且据桑楚河上游，下达缅甸，凭河守险，形势天然。其疆域东至夹贡塘界，西至常多塘界。又查江达在拉里之西南，相距三百六十里，为西藏往来冲衢，依谷凭山，最为险要。气候温暖，物产丰饶，地称沃壤。其疆域东至拉里、常多塘界，西至磊达界。以上三处胥为藏中要点，向皆安设粮台，今请一并改为府治，于所在之地各设府知事一员，以资控制。至疆界应否仍旧，属县如何分设，静俟都督核准奉批后再行派员前往查勘，妥为规定，以免窒碍。

伏念卫藏虽处极西一隅，利害关乎全国，良以其地金矿最富，甲于环球，外人垂涎，历年所及，今不图，必贻后悔。总座蒿目时艰，悼心世变，见所及者，不敢不言□□者，不敢不勉。维我都督雄才大略，超迈群伦，威稜所加，蛮夷慑服，故敢为此拓土开疆之计，冀收得尺得寸之效。愚昧之见，倘蒙采择，全川幸甚，大局幸甚。所有改划察木多附近之硕般多、拉里、江达等处地方拟请分设府治，控制蛮民，以固边圉缘由，是否有当，除呈报四川都督外，理合呈请都督察核示遵。此呈。西征全军总司令四川大都督尹。

(2) 八月二十七日四川正都督蒙西征军总司令部批条

当今边务不难于戡乱而难于图治，应筹久远，庶藏全功。该总理谋划全局，规模远大，殊堪嘉尚。所请以硕般多、拉里、江达等处地方分设府治，应予照准，仰即派员前往查勘，妥为规定，以控卫藏而固边陲。缴。

(3) 九月十八日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咨

案据筹边处呈改划察木多附近之硕般多、拉里、江达等处地方拟请分治府治控制蛮民以固边圉一案前来，当经本民政长批：据呈各节自系为巩固边防杜绝窥觊起见，仰候咨请尹都督就近审量情形，并查照北京七月五号密电妥核办理，仍咨明胡护都督查考，并行内务司知照。缴。除批印回并分令内务司外，相应备文咨请贵都督烦为查照。此咨四川正都督尹。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袁世凱嘉奖令

迭据川边镇抚使尹昌衡^①电呈川边肃清，并请将出力各员量予优奖等语。此次川边肇乱，该镇抚使督师征剿，不避艰险，用能迅奏膚功，深堪嘉尚，应给予二等文虎章，以彰勋绩。所有在事各员，或战功卓著，或调度有方，自应优加奖叙。统领官顾占文，应给予四等文虎章。军务处长李延達，北路督战官刘瑞麟，应均给予五等文虎章。营长彭日升、丁成信、李焱森、舒云山，应均给予六等文虎章。兵站副监稽县应给予七等文虎章。其余随征出力将士，应由该镇抚使查照勋绩调查表式，确切查明，咨送陆军部核办。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尹昌衡通电^②

昌衡黍膺重寄，二年于斯，今日决意归田，殊惊唐突，缘有苦衷，聊布万一。西方劲敌，势实浩大，筹饷购械，动以巨万。边军破斧缺斨，日渐就困，非速于成都屯兵二师，由昌衡自行训练，何以备不虞而为后继？今者此权丧失，是谓兵穷。川边赤地千里，全恃四川接济，前任川督，指挥犹难，枵腹露体，欠饷甚巨，今既受掣，困难必甚，是谓财尽。蛮人相传尹督已以罪罢，大起轻藐之心，殊增反侧之举，是谓损威。所率之边军，多望都督使之瓜代，陆军本隶川督，多数闻昌衡罢，则忿而决辞，其一部闻昌衡罢，则灰心而惋惜，是谓减锐。前以全力鼓我盛气，犹极艰难，势如今日，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惟有必败。亦曾电请中央，欲以全川盛气，直捣两藏，即以川督经略西方，亦系为国深谋，非有私意。今者周处士慨慷仗节，不能专断；哥舒翰涕泣出师，先知必败。是用忧劳呕血，病不能起。此中是公是私，谅邀明鉴。知我罪我，不敢尽言。昌衡已矣，即于本日解职，万不能复起。万一贱疾稍痊，亦必舍身空寺。诸公效力国事，尚祈曲谅苦衷，西方大局，终不堪问。一俟病痊，仍将详情叙明，以为谋国君子之一助。至昌衡黍膺重任，不忍辱身，早自为计，聊保首领，万不获已，行遂排冠，想亦贤人义士所共谅也。鸣哀言善，伏希谅察。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五日尹昌衡通电

昌衡前以未坐新克，财尽兵单，前敌不测，后援不继，故于经略之命，未敢轻就，诚恐有一不当，危身误国，屡电悬辞，均未得请。中央催促，各省劝驾，责以大义，义不容辞。伏念时局万难，我大总统尚勉力支持，巩固民国，昌衡何惜一身，不忍报效，若再坚执，似不近情。兹已于七月五日受经略之职，遵令力疾任事，勉竭驽钝，顾全领土。惟自愧能力薄弱，谬膺重寄，此后之成败利钝，事未可知，尚祈俯鉴愚忱，指示一切。如有关善后方法，

①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尹昌衡兼充川边镇抚使。

②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景翼为四川都督，因此尹通电解职。

殖民政策，果切事实，立付施行。谨此奉布，不尽欲言。

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五日袁世凱通緝令

前因川边炉城逆首张煦倡乱潜逃，业经飭各省通缉。兹复据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电续陈该逆详情，尤堪痛恨。该逆历受荐拔，充当要职，竟敢不顾大局，公然背叛，响应熊逆克武，捏令回炉，私称独立，攻扑观察使署，击散卫兵，劫质该经略父母家属，迫之为逆，抢劫商民，逼迫文武，带匪在泸定桥拦截攻击。使非该经略单骑驰入，劝导官兵去逆效顺，则边局何堪设想？张煦应将所得陆军上校少将衔四等文虎章，一律褫革。各省务饬速缉，无论在何处拿获，即讯明就地惩办。该经略定乱俄顷，殊堪嘉尚，所请严议之处，仍予宽免。该处地方陡遭劫害，眷念商民，怒焉如持，务望绥辑增循，毋令失所，用副禁暴安民之意。此令。

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尹昌衡电

兹据昌都报告：藏中闻我军饥乏，又复大聚夷兵，由类乌齐进窥昌、德、经刘瑞麟星夜驰至关乌齐，彭日升继出，逆众始行溃散，我军及境而止，惟刘瑞麟堕马伤足甚重。全边尚属安静。惟恐传闻失实，特电以闻。

一九一三年尹昌衡因病告假

(1) 十月二十八日尹昌衡电

窃昌衡此次到炉，适值饷尽粮绝，危迫万分，已决定死在穷边，舍身报国，早经电呈。殊以忧劳太过，旧病复发，日甚一日。夜不能寐，昼不能餐，齿破六七，龙穿流眈，饮吸俱废，余生一息，颓废不堪，精神逆罔，难理庶政。迫不得已，乃于今早将一切事务，暂交与颜观察代理，以便延医诊治。计此病非旦夕能起，拟请副总统给假三月，以资调养，暂行任命该观察护理经略使，一面遴委贤员接任，昌衡暂仍留炉养病，镇慑军心，免生他变。至昌衡实因病重，恐误事机，有负副总统边陲至意，应请派员查验。一俟稍就痊愈，中央有命，仍当勉效驰驱。所有请假调养恳予恩准缘由，谨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2) 十月三十日尹昌衡电

昌衡于昨早本欲强起视事，嗣因不支，即暂移于炉城附近之法国医院。窃昌衡自反正以来，所遇尽属难局，安成都之乱，则以数十人；救巴塘之急，则以数十人；平张煦之乱，则以数十人。雪窖冰天，操作饮食，皆与士卒同伍。此次回炉，论兵人以死义，日日昏倒于操场。人非金石，岂能久耐忧劳，病所由来，实系因公。万望准予休养，俾还首邱。且昌衡既无兄弟，又无子女，父母年近七旬，留养之义，在所宜矜。此皆全边军士，日有禀来，皆顾誓死报国，坚守纪律。惟饥寒过迫，每读来禀，不禁泣下。万望速沛鸿施，立予拯救，军心

既定，昌衡虽退，边必无危。颜观察忠朴精细，现代理经略使，一切事务，尚属井井有条，仍请特颁明令，令其护理。所有昌衡离职入院养病情由，特再电呈。

(3) 十一月八日国务院电

奉大总统令：东电悉。边防重要，该使本不可轻离，惟来电情辞恳切，边地苦无医药，亦系实情。应准给假三月，来京就医。所遗经略事宜，准交颜福庆暂行护理，以专责成。等因。合电遵照。国务院。庚印

附：尹昌衡《止园自记》

初，傅华丰之在边也，予令之曰：“守边毋出，西康都督，非子而谁？”华丰卒东犯，藏兵乘之，于是逐钟颖，破江孜，围昌都，夺玉树，侵巴塘，入里塘，乡城、德格、金川诸酋，咸起应之，众号二十万。通英印以为策源，纵横四五千里，城地悉丧。予初督川，兵穷财尽，先之以赵傅之祸，继之以川滇之隙，加之以成渝之争，因之以盗贼之扰，疮痍满目，远略未遑，而边氛日急，乃命黄煦昌为炉边宣慰使，行前清边务大臣事。方设行署于成都，而江卡、乍鸦已相继叛，德格震动，道坞拘守吏顾复庆军溃，陈粮员死之，乡城酋大举出师，据河口，联战东向，如破竹。自拉萨至炉城，皆屯重兵，蜀中大震。政府以空文相敦促，无一矢加遗。煦昌亟请兵，而兵饷皆绌。大总统袁公急甚，命川、滇、陕、鄂会师讨之。滇师长郑文开、鄂师长季雨霖、陕师长张钫，皆搜乘补卒，将发兵。独川军初定，惮远征，不出。邵从恩、黄煦昌走告曰：“西边，川之屏障也，今川兵不出，庸独无耻乎？川何由保？”予惊曰：“袁公用兵，乃如此哉。宁惟川耻，师纷且远，其能克乎。此非异人任，独余病奈何？”从恩曰：“公勉之，公出则军奋矣。”乃扶予诣府议，予首疾卧胡床，煦昌言状，继以泣，诸将请发兵千，士民请输饷五万。予闻汗浹背，急起踞胡床，谓众曰：“止。夫边夷燎原，而杯水赴救，师而不武，将安用之？且军怯而沮，不可用也，民偷而吝，不可恃也。我帖耳而敌咆哮，何以战为？”三问三默。予怫然曰：“是我无政，非众之咎也。为人帅者，病寝而口使人，谁其听我？我将出督师，不出者斩！顾糈粮安所出哉？”诸将皆曰：“都督出，谁不愿效死哉。”士民曰：“公果出关，虽罗掘，义可辞乎。奈公病何？”予毅然曰：“国师新破，上下蒙羞，一将敢爱死哉！”遂跃起上马，矢师而简之。父老谏曰：“川局且危，赖公安旦夕。公去，如斯民何？矧公以忧劳致疾，边徼险恶，何以养病？鱼脱于渊不利，愿公思之。”予曰：“人惟知利而倍国，远弃而逐争，故百善不举。吾父母年六十，岂不欲晨昏羞菽水哉。此行实难，将以愧急内江而忘外侮者。”遂请于政府，举胡景伊自代，请罢滇、鄂、陕诸军，独以川兵战。谓景伊曰：“予以精兵居守，孱卒易惊者万余人，悉以与我。”景伊喜，从之。

元年七月辛未，予拔尖师以行。及郊，觐其旗靡，令曰：“呼劳者斩！”趋百里而后息，明日增之，明日又增之。士卒肤裂，陈于雅江，二日不得食，军中呼曰：“饥劳杀人死”。予令曰解休，饮之酒，呼而谓之曰：“君等谓饥劳杀人，我谓饥劳实生人，不饥不劳，将死于寇，奈何？”因解衣而示之，髀绽决矣。众乃大惊悟，缚初呼者十人出，将斩

之。众股栗，肃然退，乃闭十人于室中，明日召之曰：“法既行矣，何必斩。”出私财千金贖其罪，贯之，一军大服。藏军之薄炉城也，闻予至，退于河口，则令朱森林以二千人阻之，曰：“河口要害地，我师所必争也，勿渡。彼且集重兵拒我，俟其集而拊其背焉，一战而金川昌都定矣。金川昌都定，彼必惊，惊而乘之，必克”。森林至河口，据山巅，张其势，令民备刍秣以待大军。藏师大惧，尽拔金川军御之，令森林坚壁三月不战。会大雪寒甚，金川积雪深没人，藏师怠，乃命刘瑞麟督锐师，会蒯书礼、刘赞廷、顾复庆、刘筱廷、杜培基、牛运隆、时传文、朱宪文袭入金川，通北道，破德格，援昌都，两月间转战三千里。藏兵出不意，大震，拔河口军援昌都。河口兵动，森林请济师，以向树荣军二千往，乘退追亡，遂拔河口，围里塘，五日破之。刘赞廷南出七村，袭巴塘腋，森林、树荣复扼之，藏师宵遁，余众退保乡城，森林围之。彭日昇守昌都八阅月，食尽兵穷，独死守不下，及是与瑞麟会师。顾占文守巴塘六月，艰危与日昇埒，及是与森林会师，边防大振。自出师以来，凡九月，西康悉定。予闻捷大喜，率兵三百西巡至里塘，壶浆满道，莫敢抗颜行。先是清大吏之讨叛也，雍夷必众，里塘居民闻予至，尽族以逃，惟老僧年八九十凡数人，夜深遣译伏军门请见。面之，则袖出珍宝以献，曰：“蕃民不吊，胁于势，惑于邪，陷于刑辟，纳之以请死也。”予曰：“需之，明日陈佛前，乃敢纳。”及期，召老僧至，伏佛前，训之曰：“吾非与汝战，吾兵实夏楚，来训汝以崇佛教也。佛法戒贪，取此则吾贪矣，何以教为？售此以拯流亡，正佛家慈爱之义也”。老僧感泣顿颡，明日归者千余人。七日内，杼轴甫兴，刍粮云集。西行所过，蕃民扶老携幼戴醴酒加币伏道中，曰：“都督生我！”予辄抚而吊之，立尽一尊，反其币，且厚赉焉。

方至干海间，而前师忽告溃，予乃大惊。西康之初定也，予军仅二万人，谋屯田，散诸野，以三千人屯北道，二千人屯中道，三千人驻昌都，二千人困乡稻，五千人阻巴西，余自炉关达河口为后劲。巴西东至巴塘，西至波密，千余里，北至昌都，南至古树，亦千余里，兵分势且弱。藏师既败，收卒于贡嘎，瞰巴西虚，则大举五万人自波密出，我塞兵四五百人皆溃走。藏师彗疾，日趋二百里，十日至巴塘，舒云山、陈桂亭相继溃散，藏师围巴塘数匝，旅长稽廉、顾占文御之。藏师十数倍，据山俯城，城中食尽，廉与占文不及报，拔众东还，告余曰：“敌众不当，且食尽，请及炉而后图之。”予闻大惊。巴塘者，西康之腹心也，失此，我师尽矣。予以西川子弟出，至此无一还，何面目见义老乎？决赴死。急令稽廉、顾占文：“越巴塘而东者斩，死守三日，我必至。”令既出，简帐下才三百人，马八十骑。干海距巴塘四百里，冰雪塞途，步卒粮且尽，趋不及，予乃与八十骑戴星行，命李骏声以二百人东反乞饷援。三日至巴塘，召诸将问其众，曰三千余；问敌，曰数万。予曰：“以一斗十，乃战之常，何怯也。”遂举剑挥军，以四十人列枪鸱哥嘴，曰：“师退必由此，断其棧，无都督与细卒，东归者皆击之。”徇于军曰：“不克敌，不令一生还也。”整军夜炬绕城走，使谍者言于土夷曰：“都督大兵至矣。”藏师惧，敛其军，予曰可矣。未曙，以中军当师，急击之，稽廉将左，顾占文将右，各相失，自为战，曰：“不及牛古（渡名，在西距巴塘二百里），无相见也。”兵将皆决死，无不一当百，呼声斥山谷，藏师动，逐之，中军乱，右师乘之，遂败藏师于巴西，再败之于七村，获其将敷图克，一日夜蹶追至牛古，我师仅丧四五百人，敌死丧如积，乃大奔。是役也，予先以书别家人，誓必死，不意生也，卒大

捷而还。藏夷恐曰：“汉兵不可犯也。”自此无东意。藏师退，予亦惩前败，增兵三千，以刘成勋统之，五战而拔乡稻，康西岩邑也，拔此，边患绝矣。返旆至巴塘，有郭成基者，苗裔也，其父为赵尔丰所族，成基方七岁，养于成都，至是还，予复其田，定其室，诸苗大喜，至者数十家。北巡过白玉，观兵于德格而还。所至兴灭继绝，哀恤灾，释虏而吊之，不戮一人，反赂而周之，不取一芥，群夷绕马蹄呼曰：“生佛至矣！”武成，中央授予大将，经略西康，爵勋二位，比于通侯。予益感奋，请深入，尽收两藏地，而中央已与英使议息兵，书凡三十上，不许。予甚惜之，乃自为教师，建佛堂于康定，召诸寺明经巨僧论普渡真诠，听者皆感吹流涕。于是三边风动，怀远、盐井及玉树三十九族争逐藏吏请降。两月间，不战而格者千里，藏王达赖不能军。

斥地既广，遂辟西康为两道，设县三十有六，区镇兵为五：以康定为首区，命张煦、刘瑞麟将五千人镇之；北道为一区，命陈遐龄将二千人镇之；中道为二区，命朱森林将三千人镇之；里化为三区，命刘成勋将二千人镇之；巴安为四区，命顾占文将三千人镇之；昌都为五区，命彭日昇将三千人镇之。昌都当前茅，康定为后劲，余悉任中权，一区有事，则坚壁不轻动，他区救其侧，首区击其冲。无事则启封炷，屯田蕃牧，足所养，则解兵为民，迁川中流民实之，令将卒与夷人通婚娶，私计三年建省，五年备治，十年之内，富且固矣。西筑岩塞以扼英防，□□□□□，因其教以治其疆土，万世之业也。

区军方就镇，恃功且骄，予知之而未发也。一日，予坠马折胫，卧特室，以颜 鐸 摄政事，李延遼摄军事，七日而边兵之狱作。彭日升之驻昌都也，遣一尉率兵二十人乞 饷 诣军门，偶与卫士斗，二十人击卫士一人，拳石交下，卫士千余莫敢助。延遼怒，捕二十人，急置诸狱。予闻，急召延遼至，谓之曰：“子非专阉才”。延遼曰：“何谓也？”予曰：“为大将者，当推心置细卒腹中，今日之罚，经也，非权也。夫千里易讹，兵各护党，脱令昌都军蜚语曰，前敌军与卫士斗，都督袒卫士，皆囚之矣。一言而兵溃，子将何以解之？”延遼爽然曰：“然则恕之。”予曰：“不可。轍下森严，而群殴卫士，强横肆逞，军法谓何？退，吾有以处之矣。”乃命輿，偏视诸军。因及狱，狱中几空，见二十人，吊之，问之故，皆曰：“李中将延遼袒卫兵，屈无所愬，请惩之。”予曰：“果哉，吾且惩之矣。”遂释其桎，慰之坐，呼酒饮之，则皆喜。呼延遼入问状，二十人不克举辞，予拍案叱曰：“过宽启玩，法当斩。”命左右缚之，皆伏地哀免，予曰：“无生理。”牵出及阶，追而反之，曰：“止。吾向者谓治军少长有礼，今知不然。所谓有礼者，不过戏下卫士耳，非能及远也。汝曹殴卫士，卫士千余人不敢动，是卫士有理，而汝曹无礼也。吾为大将，化不出千里，可谓能乎？是吾罪也，将自罚，无与汝曹事。然汝曹萧墙肇隙，使手足腹心相歧视，此祸何以弭之？”二十人无以对。予曰：“得之矣。”唤侍者出重金曰：“以此罚吾，赠汝曹。然罪在汝曹，何可受？吾且为助纳餽耳，请献之卫士，设牛酒烹燕而请罪焉，俾咸知同舟共济不可离逝，则法行而情和矣。”众大悦。五区闻之，皆曰：“都督恩威并极，吾侪至死不复干军法矣。”时饷绝六月，士卒冻饥，道途险绝，虽得粗粝，不能即输军前，军中煮草根为食，无怨言。予愍之，与共甘苦，昼视传餐，宵省挟纊，抚伤问疾，葬死恤生。众益淬，自号死义军，书“精忠报国”四字于大纛，悬诸旗门，示用死无馁气，边乃大和。

予既无西顾之忧，九月甲子，东巡，简后备。甲戌，至雅江，检储糈，士绅远迎数百里，

壇站待享，途为之塞。丁亥至成都，设筹边之局，留匝月，军民皆曰：“始清川乱者都督也，今都督启边疆，去则吾辈不得安枕矣。”相与攀轅不使往，郊市若狂，予虑边事，婉拒之，则哀于中央，书凡数十上，袁公乃促予西，民且变，予力镇之，坐视迁延未即往。时李烈钧起兵湖口，柏文蔚起兵安庆，胡汉民起兵广州，谭延闿起兵长沙，举国震动，予恐边人窃发，挈眷以西。

行及雅江，方昼食，谍者报曰：“熊克武起兵万人，攻成都，周穀登起兵新津助之，众千余人。”军民闻之，环军门而请曰：“吾侪谓都督不可去，去则祸必作，今竟如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还成都。”予叱曰：“鄙性忠诚，心如铁石，今国事既定，有敢言抗中央者斩以徇！”兵退，集而议曰：“胁之。”乃以三千人围军门，诸将露刃入曰：“兵皆北伐，公复如何？”予方与骆成驤饮，置杯曰：“杀我乎？留我乎？”皆曰：“拥公耳。”予曰：“我以功见妒，宁不思东归，蓄此意待机久矣。既拥我，即陈于郭，我将设幕享诸将，即督师，无二命。”诸将欣然退。予召亲卒八十人入密室，令曰：“自此默，则皆默。”又令曰：“怀匕首，则皆怀匕首。”又令曰：“今日之事，不听命者，无功罪皆死刑。”三令既毕，乃使护予行。及郊，陈已肃，挥之，却五十步，张幕于前，幕后土室铺藁，令八十人置牛酒，为台于幕北，登而告曰：“汝有众，听誓言，上失道，可北伐。”众皆鼓掌呼跃。又告曰：“声盛致志，今日之事，无贵贱，能以令辞作军气者，赏不次。”将士登台陈大义，激昂慷慨者三十人。予曰：“壮。卒陟尉，尉陟校，校陟将，饮幕中，不能言者饮幕外。”三十人者入幕，达土室，坐藁，初酌，予怒曰：“斩之。”匕首见，强者受缚，弱者股栗，闭室中。出复登台，再告曰：“三十人煽乱，吾已斩之矣。乱必由魁，盲从可恕也。”众皆色变，令之立亦立，令之步亦步，令之归则相率以归，无敢顾。予入室，谓三十人曰：“汝曹所见不及我，国本未固，武夫当忠顺。若责上太过，大乱宁有涯乎。”委婉喻之，继以泣，皆感悟，亦泣，予曰：“法皆斩，然汝曹诚爱国，特好勇不学耳。予不忍汝杀，曷速行乎？”厚赈而遣之。先是周穀登潜通雅江军，明日以其师至，闻事败，且说予，请见。予曰：“师陈于东湄，穀登一人来。”我辞若穷，则俱叛。穀登至进说曰：“袁氏肆虐，民不堪命，公以雄师据上游，不能行征诛，而规规守小节，窃为公不取也。”予曰：“子知其偏，未知其中。昔成汤懋昭大德以伐有夏，犹复自惭，盖天泽之分淆，则龙战之毒苦。今上无夏桀之暴，而下无成汤之德，以暴易暴，吾谁与之。且我不能背清，焉能背袁。子且留，吾有以处之矣。”遂留穀登，自乘小舟渡三水，至东湄，说其众而遣之，众皆伏罪请死，尽收其械归之成都。纵穀登亦遣之。袁公责予不杀，予谏曰：“党人非能贼中枢也。中枢自贼而杀党人，谁非党人？中枢不自贼而宽党人，谁为党人？且我不忍杀藏虏，其忍杀子弟乎！”不报。请以单骑说熊克武，又不许。陆荣廷闻之，告中央曰：“尹昌衡仁人也，从之必济。”皆不许。予虑党人变作，惊室家，危父母，乃命卫士护室先行，独与骆成驤、顾彬及予妻留七日。事定，从十骑而西，行六日，龙雅蹶，毙于象岭，哭而瘞之，叹为不祥。及清溪，闻张煦以首区叛，自为西康都督，赵成副之，王明德为招讨使，发帑金赏士卒。时予父母姊妹先在炉城，煦辄囚之，假予名檄西康五区兵曰：“经略北伐矣，后至者斩。”予疑之，夜中得张煦书曰：“公速东提川师北伐，父母姊妹得生聚；如西来，与公皆为戮矣。”予得书，方饮酒，藏之袖中。书又至，出小砚曰：“太夫人命公北伐也。”又藏之。成驤顾

予曰：“君有急，何讳也？”予曰：“无之。”成骧曰：“不然。子无动色于军前，今惨然何也？”予曰：“欢饮，毋多言。”中宵拔剑起曰：“一生忠孝，尽于此矣。”以煦书示成骧曰：“君思所以教我者。”成骧不能对。予饮益豪，予妻闻之，哭。甫曙，左右曰：“东反，请济师。”予曰：“川师且多叛，是抱薪以救火也，不可。”曰：“与之战。”曰：“十骑当数千，必败，不可。”曰：“微服逃。”曰：“弃父母丧官守而苟全一身，何以为人？不可。”成骧曰：“奈何？”曰：“死之。”曰：“果死，吾为君传。”遂驰而西，薄暮及胡桃崖，见煦师夹泸水而陈，且严，予笑曰：“竖子不知兵，敌一人乃至此哉，犹有惧心，中未戢也。”命予妻下舆登山崖，执手行百步，谓之曰：“子知之乎？”曰：“何故？”曰：“夫妇之爱，予与子极矣。且子方孕，宜归存尹氏。予悲极，不欲留子孙，将与子俱死，此百步同行，即百年比翼也。”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予取卫士一匕首，上马，止十骑曰：“留保夫人，见我死，则杀之。”予妻曰：“君死，我何待人杀？崖下清清者，即葬身之所也。”予曰：“烈哉！真昌衡妻也。”乃歌曰：“胡崖苍苍兮，泸水荡荡；烈士求仁兮，女子同行。”商音激楚，响彻谿谷，跃马驶，绝尘穿林壑。煦师遥见，以为谍也。逾竹溪直入煦军，大呼曰：“来绕我，三语毕，即就死。”众皆惊顾。予曰：“自吾以单骑出，与诸君经百战，诸君环视我，报国未为忠乎？”众皆曰：“忠甚。”又曰：“待兵民未为仁乎？”众皆曰：“仁甚。”予乃抗声曰：“既忠且仁，死复何恨！请杀我。”士卒闻之，皆号泣，哭声震长桥，泸水鸣暗，墨云四合。煦曰：“击之。”声弱不能达，予厉声曰：“听吾令者举枪。”众枪皆举。煦大惊，堕桥下。予乃令曰：“执赵成、王明德。”众执之。曰：“斩。”斩之，以徇于军曰：“首罪既诛，余无所问。”乃观兵而殄之。成骧至曰：“何其神也。”予笑曰：“始志必死，今及此，岂非天哉。”予妻至，破泪而笑，复相视而泣。使裨将追煦，及嘉陵，不得而还。乱既定，予急驰朝父母，跪而泣曰：“致身为国，几祸二人。”父母皆泣曰：“吾两人自分死矣。”妹指予妾曰：“我闻变，即与彼坐井栏待死，逆首悍兄至，不敢侵。”父曰：“逆首既变，相率朝予，请以书命汝反，予不许。”母曰：“吾见汝父过直，惧激变，因诳之曰：‘吾儿性烈，猝命之反，必为赵苞。幼时傍子膝，磨一硯，予刲刍断指，血犹溅其中，令硯几穿，吾子见之恒堕泪，特此为招，必惟命。’群逆乃喜持去，汝见硯乎？”曰：“见之。”曰：“汝以为何如？”曰：“是教我毋负十年磨硯也。”母乃大欢，遂为团圞之燕。五区军以师期吾，亟令之曰：“伪命也，不可以从。”乃止。

镇炉二月，袁公召余议边事。予奉命即行，军皆曰：“西康于前清三百年不获大定，经略以疮痍之余，当十倍之众，转战一载，威德开昭，经略去，奈国土何。且荒远乏食，樵苏后爨，士卒恒苦饥，所以无归志者，经略在也，弃此而去，长城崩摧，愿无发。”羌夷塞道，三日不得行，予抚之曰：“暂别耳，中央非变置，期三月必返。”众要之，乃为盟书三，汉夷各一，歃血合契而后行。

原注：

止园，尹硕权上将之别墅也。上将于民元经略西康，曾平定巴塘、乡、稻、德格、牛古诸地，深入夷巢，转战一载，设县归流，规模宏具，声威所播，边人慑服。惟以设施未竟，遽奉召入都，不获竟其事业。至今谈康事者，莫不惜之。辛未春，予奉命搜集边将旧事，特

往访上将于止园。上将晚耽禅悦，冠束异常人，道貌岸然。与谈边事，犹娓娓不倦。余叩其西征经过，及前在边时著作，则答以先岁注重用兵，无暇握管，偶有存稿散在篋笥，清出后当续寄余所。并检其自著《止园丛书》示予，内关于边事者，有西征、援巴、防边、旋轸清记，凡九篇，予乃辑为一编，仍题曰《止园自记》。原文辞句，未增损一字，以存其真。其“西征”、“援巴”等篇名，则从省略，俾事实一贯，以便省览。至上将未检交之稿，俟其清出汇寄后，自当续为刊布也。

王少旻 附识

《摘自〈边政〉第七期》

二、川边镇守使时期

一九一四年川边财政

(1) 二月一日川边镇守使电

成都。民政长鉴：

三十一号电敬悉。毅承乏边陲，唯一宗旨即以力矫虚糜，极求撙节，为整理军政徐谋进行之必要。诚以边地枯瘠，弗能自存，向系仰给内地。而内地自民国成立以来，入不敷出，财政困难。复以川边担负过巨，加之纸币滞销，惟恃藏币。当此内地金融奇窘之时，毅夙参密事，竭蹶情形，实所目睹。以故视事以来，一切计划悉抱减政主义，省之又省，以至于无可省，断不敢以有限脂膏，过为豪举。昨复都督电查川边军政经费总数，当即核实预算，略陈梗概。兹承电嘱削减，极符素志，惟揆川边现状，不能不将万不获已之隐衷，万不能削减之实情，为先生缕晰言之。查尹督二年概算案岁出达二百零二万，而内地及关外米粮购运费尚不在内，合之月需经费银数已在二十万两以上。毅再四筹计，爰将军费政费划分为二，军费由川接济，政费就地自筹，量入为出，无论如何竭蹶，决不再累内地。惟军费一项，查边地旧有边军十一营，由川来边之陆军先后共十二营暨各部连，月共需饷银八万六千四百余两，此项饷银无论在川在边不能有所增减。使署经费包括一切购备、各机关俸给各项开支，每月限以九千两，实属最低之额。至服装一项，边地奇寒，军兴之际，劳动易敝，概计购备费较内地为增，现仍力求省便，平均核计月约需银万两。边地军米输自内地，劳费不貲，前此转运局月需银五万两，边外采运局费倍半之，虽觉迹近铺张，亦因事体繁剧。毅惩前愆后，祛除浮滥，所有由雅输入军来，其来匪易，核减支发，关外应配杂粮就近购运，核计米粮购运最少之数月，应需银四万三千九百余两，较之前此购运经费已削减倍半有奇。以上四项，月共需银十四万九千四百余两，业已切实预算，再四核减，非此不敷支配，惟有仰给内地，按月接济。此川边军费万无可减之实在情形也。竭悃沥陈，维希亮察。毅叩。冬印

①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北京政府令裁撤川边经略使，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